

我的幼年是在乡间度过的,和许多人一样,对乡间的美丽景色,留有深刻的印象。每当回忆起那里的山山水水、绿树花丛、蛙鸣鸟噪、瓜果甘香……心里充满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那种深爱,常常不能自已。

那曲曲弯弯的乡间小路,我曾是众多的行者之一。它穿过村落,穿过田野和荒漠,越过干涸的河床,翻过小小的山头,连接着村与村、人与人。路面的泥土,虽然凹凸不平,但被踩得紧实,用锄头挖它不动,唯有雨天,它就变得黏糊糊的,粘掉路人脚上的鞋子,稍不留意,还会叫你仰天一跤,摔得满身泥泞,狼狈不堪。而只有赤脚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从不见他滑倒,他的脚丫像铁爪一样,钳住泥巴,稳稳当当迈向前去。有人说,乡间的路是赤脚汉走的路,是庄稼人走的路。

你一定读过艾青的《手推车》,写得多么形象: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交织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赤脚汉和独轮车,是乡间小路的开拓者。

乡间小路总是弯弯曲曲的,像老农手背皮肤下的静脉。那弯曲是不定形的,自然而然的。这一条路和那一条路,都不是以一个模式延伸,各依各的形态,编织着对生活的共同憧憬和向往,时而汇合,时而分道扬镳,时而蜿蜒远去,时而曲径通幽。

我对小路的弯弯曲曲,感到神奇,它为什么老是绕弯弯呢?而村里人也似乎习惯这样出行,这种弯曲的思维定式,也像小路一样牢牢地交织在人

们的脑子里。

从我住的老屋场出行,到附近的墟场,我数了一下,一共拐了十六个弯。我慢慢走着,在每一个拐弯处,我思索,我发现——

第一个弯,是绕过何叔家的鱼塘。这鱼塘不大,何叔已经经营了很多年了,逢年过节,他全家把网一拉,嗨!好几百斤活蹦乱跳的草鱼、鲢鱼、鲤鱼……全村人的餐桌上,都少不了何叔鱼塘的鱼。

第二个弯,是绕开发嫂子家用篱笆围着的菜园。茄子、扁豆、丝瓜、辣椒……她每天担水浇菜,天天晚上将瓜果摘下洗净,第二天清晨送到集上卖钱。

第三个弯,是绕开一株老槐树。老人说,当初这棵树还很小,长在路中间,老祖宗说,落地生根,不也和咱人一样吗,决定不移走,人是活的,绕开一点不就结啦!于是直行的路在这儿拐了一个弯。

还有细舅家那破房子,尽管断壁颓垣,毕竟是他祖上传下的基业,已经上百年了。村长说等以后村里有了钱,大家给他拾掇拾掇,弄一个新院子。

在土地庙前,是上香的人踩出一条岔道,主道在十几步之外就绕着过去了……

还有田间几口井,水质很好,甘冽清凉,行路人常喝这水解渴,为了保留这井,小路又拐一个弯……

我坐在老槐树下思索;槐树正开着花,一串一串挂在树上,香入心脾。

小径弯弯曲曲的真正含义是多么深刻、丰富,多么富有人情味儿!这弯弯曲曲,就是数代人生态的版本。读懂这本“书”,就知道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更不会永远有直路,因为有山、有树、有井、有房子、有鱼塘、有篱笆、有庄稼……

想起清人袁枚写了一本《随园诗话》,“随园”者,“小筑随高下,园池皆自然”也。因山势高低不平难加砖石故,小筑之“随”,平实质朴,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与自然相融合,和谐共存,生机盎然,怡然自适,实乃识者之为也。

可爱的曲径,我永远的心路!

周末,与三五好友

西塘渔歌

李崇凯



大外孙女生在澳洲悉尼,长在上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海龟(归)”,现在已是上海中学国际部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校阳光地成长。

回想她7年歪歪斜斜走过的印痕,真让我们忍俊不禁。她的胆小是出了名的,她有三怕:怕轰鸣,怕陌生,怕水。可能襁褓中的她,在悉尼压根都没听到雷声,然而一回到春夏炸雷频发的上海,就逢“雷”必哭。最让人发笑的是,为了避雷,她把头拱进被子里,小屁股撅在外面,活脱脱像只沙漠中的小鸵鸟,等“雷爷爷”走了才破涕为笑。鞭炮烟花也许是小朋友的宠玩,可她却畏之如虎,每年春节之际,鞭炮大作时,她竟然吓

坏了,逼着大人拉起窗帘并抱住外婆大腿哇哇乱哭,即便她最喜欢看五颜六色的焰火,也是躲进爸爸的轿车里,隔窗相望,结果全家新春的欢乐在她的搅局下,颇有些纠结。无奈有几次春节他们全家只能在悉尼过。每每回忆刚上幼儿园情景时,外婆无不心疼地说,她从小就怕生,校车来接时,她总是搂着我脖子哇哇大哭,不肯上车。心软的外婆差点让她辍学,热身近一个月总算止哭和外婆“拜拜”。悉尼海滩多,邻家孩子总缠着爸妈去海边嬉戏,惟独她把头摇成波浪鼓——怕水。

面对女儿性格上的缺失,妈妈决计不回澳洲工作,也把她留

在上海,让浦江水滋润她成长。这不,几年来她在幼教老师培育帮助下,在同学和小区许多孩童的带动下,“三怕”已成了历史。她长高,长结实,长漂亮了。特别那精气神让人刮目相看,现在她越是困难越敢闯:怕水,尽管呛了许多水,哭了N回,终于会了自由泳。别人学轮滑,外婆怕摔坏胳膊腿,劝她大了再学,她坚决不干,戴上头盔护膝护腕,跌倒爬起来,摔破了贴张护创膏再滑。“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不但会滑而且敢与男孩争高下。接着又勇敢地丢掉三轮童车,在爸妈的帮助下,终于学会骑自行车。暑假里,她加入大孩子的

2011 年最后一天凌晨,我搭乘阿联酋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亚洲东部的上海飞抵亚洲西部的迪拜。飞机徐徐下降时,我向下俯瞰,眼帘中驼色的沙漠一望无际,沙漠中渐渐有了黑色的线条,那是公路;公路旁渐渐出现了高低凹凸的火柴盒,那是房子;但点缀城市的绿色屈指可数。这就是创造世界奇迹的迪拜吗?

北京时间下午4时半飞机降落,当地时间是中午12时半,同行的何先生笑道:“我们赚了4个小时。”在迪拜机场出关,首先要留眼膜扫描,同去的顾先生匆匆离去,出关时遇到麻烦,他只得重新排队做眼膜扫描。在等候的1小时中,我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个豪华而造型新奇的机场大厅,既是现代时尚的,又凝聚着伊斯兰建筑元素,让迪拜机场显得瑰丽而辉煌。

当地导游李妍是大连姑娘,她把 我们接上大巴,沿街 的异国风情立刻把我们吸引住了。迪拜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侧,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它原是一座靠捕鱼、采集珍珠的小镇,由于石油的开发,让阿联酋经济产生了腾飞。而迪拜的酋长独具只眼,他把迪拜定为“商业金融、购物中心与科技网络的贸易港口”。今天石油收入

那天,我们聚在老爷子家提前吃 年夜饭。受几个行业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大家不像去年那样提着大包小袋的礼品赴宴,显得很寒 。

吃完饭,谈起年终奖,气氛不甚热烈。我随口说起,广告活接得不多,啥奖也没有。几乎每个人都 被虚提了一级。老板称,加薪不加薪,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鼓舞士气。

做证券市场的大哥以前是家里的“阔佬”,光工资每月入近万。可眼下股市一直低迷不振,冲也冲不上去。他的年终奖是

仅占迪拜 GDP 的 6%。

一路上,我们被两旁林立而绵延的高楼所惊叹,一个城市拥有上百幢高楼并不稀罕,但在沙漠上建起这些高楼却令人刮目相看。街道两侧的人行道上几乎没有行道树,导游告诉我们:在迪拜栽一棵树,一

在迪拜迎新年

曹正文

年的维护费高达10000美元,因为迪拜少雨,虽然每年一月是冬天兼雨季,但温度仍在25摄氏度左右,说是雨季,雨水却少得可怜。两年前偶然一次暴雨,让排水系统不周全的迪拜措手不及,马路成了一片汪洋。而一到夏天,那火辣辣的太阳暴晒沙漠,中午气温高达50摄氏度,因此种一棵树,就要排很长很长的水管盘绕在树根周围,用经过淡化的海水来灌,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我们的车经过一排高档别墅群,有的小楼院子里空空如也,有的有几棵椰枣树。李导说,在迪拜看人家人家没有钱,不是看他车有多高档,而是看他家的树多不多。果然如此,我见酋长的行宫周围绿树成荫,草地如毯。一些重要的市中心标志建筑物周围也有绿浪翻滚。而沿



街的人行道上不仅没有树,连泥土也罕见,只有驼色的黄沙随处都是。

我们当晚下榻于扎伊德路上的雷德森酒店,这幢48层楼的酒店相当豪华,但与之比肩的酒店却有好几十家。我吃过晚饭漫步在迪拜这条主干道上,从雷德森酒店出发,经过双楼酒店、凯悦酒店、铅笔酒店一直步行到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大概花了40分钟,我边走边数,30层楼以上的高楼有40多座,而且每一幢高楼的造型都别出心裁,互不雷同。

由于零点迎新年,扎伊德路上出现了堵车。人们争相开车去观看第一高楼哈利法塔的焰火表演。我见路上行人如织,只占迪拜人口六分之一的当地人都身着阿位伯服饰,男士白袍,女士用黑袍裹身,头上罩着黑色的丝巾,只露出一对深邃美丽的眼睛,更显出阿拉伯女性的神秘之美。在迪拜街上大都是外来打工者,多见印度人,也有约旦人、叙利亚人、埃及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和泰国人,当然也有中国人。

第一高楼哈利法塔的焰火表演要在零点举行,在我下榻的酒店窗口可以看到,于是,我赶回酒店,在36楼的窗口等待焰火绽放。在美丽的焰火中,我迎来了令人期待的2012年……

有科学家想象过这样的事情:一万年以后,地球上某个地方的人接二连三莫名其妙地生病。于是来了一个科考队开始作调查研究,他们在地面以下800米的地方发现了神秘的地下墓穴,内有许许多多金属容器残骸。门上写着奇奇怪怪的文字。很快,这些队员的头发掉光了,不久他们全死了。这一所谓的墓穴就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人埋葬核电站的核废料的地方。

不少科学家已经意识到在遥远的将来,总有一天会发生上述这样的事情。这些人被称为核警示科学家,他们认为,人类肩负着一种永恒的使命,地球上正在运行或者还将建造的核电站最后都要被作为“核垃圾”而深埋掉。关于这一事实的知识必须世代代代传下去,确保千秋万代后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光凭警示牌上的文字说明,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一万年(或更久)以后的人看不懂我们现代人的文字。我们语言的半衰期比许多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短得多,估计在4000年或6000年以后,我们今天所用的词汇量有一半已经消失或者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的词汇所代替。最晚到12000年后,我们现在所说和所写的文字不会再有人懂得;而到那个时候,对放射性元素钷-239来说,还要再过12000年才有一半的放射性消逝。而放射性元素碘-129、钍-232等,它们的半衰期更长。

如何才能制作出永远能被理解的警示信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明白今天的文明遗留下的危险,这是专家们苦思冥想的难题。他们想到了各种可能性,尽管有的听起来近乎天真,比如有人主张编制关于死亡危险的神话,让这些神话成为一种集体的记忆而世代代代传下去,让好奇者远离“神圣的地区”,免受“超自然的报复”。还有人建议用图示法,虽说不久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公布了核辐射警示新标志,比以前仅仅只有三叶形电离辐射符号的标志详细和完善得多(在黑框红底三角形内,除辐射标记外,还有一个骷髅头标志和一个有箭头指引的逃跑人,表示辐射、死亡、逃跑),不过仅有这一标志仍然不够,因为即使在今天,尚有许多人不认识这一辐射标志,更不用说一万年以后了。因此必须采取其他措施配合,比如在核废料埋葬处的地面建一个几米高的场地,周围竖满交叉布置的刀剑;再用最坚固的石料按一定间隔建立方立柱,用连环画图示形式刻出细节问题。还有人建议培养一种在空气中出现放射现象时毛色会变的猫……一种最为大胆的方案是发射一个人造月亮,万一因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原因,地球上的保险数据库在被破坏前,会自动提示人造月亮内部有用各种信息载体储存的信息备份。

尽管科学的智慧中包含着一定的幻想和未知因素,然而科学家们的豪言确实感动了人们:要对我们的后代负责,因为我们用一种对他们致命的方法干涉了他们的生活空间。

元宵灯谜

贾树森
婴儿肥壮
(东北水电站)
昨日谜面:如面
(会议简称)
谜底:文代会(注:别解为“文字代替相会”,谜为书信套语)

花样年终奖

宋绍武



老街披上防火衣

蔡晓叶



近年来,郊县古镇、老街相继进行商业开发,但防火安全没能及时跟上,由此留下的火灾隐患日益突出,严重威胁保护建筑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三年前发生在高桥老街的一把火,教训惨痛。

新春佳节乃是火灾高发时节,有关部门有鉴于此,及时为老街披上了“防火衣”,可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值得效而仿之。

浦东四大名镇之一的高桥镇,其狭窄的老街有十七幢保护历史建筑,一万多平方米的砖木结构建筑。这五千多名居民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种家用电器逐年增加;而华灯初上时,老街更是灯火辉煌,人流不息。由于历史原因,高桥老街建筑电气线路随意拉接、窄、消防水源缺乏,加上旧屋古宅电气线路随意拉接、老化破损等,消防安全隐患问题不少。

在 上海,让浦江水滋润她成长。

这不,几年来她在幼教老师培育帮助下,在同学和小区许多孩童的带动下,“三怕”已成了历史。她长高,长结实,长漂亮了。特别那精气神让人刮目相看,现在她越是困难越敢闯:怕水,尽管呛了许多水,哭了N回,终于会了自由泳。别人学轮滑,外婆怕摔坏胳膊腿,劝她大了再学,她坚决不干,戴上头盔护膝护腕,跌倒爬起来,摔破了贴张护创膏再滑。“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不但会滑而且敢与男孩争高下。接着又勇敢地丢掉三轮童车,在爸妈的帮助下,终于学会骑自行车。暑假里,她加入大孩子的

车队,在绿叶扶疏的小区花园小道上自由穿梭着,那份自豪劲就别提啦。她爱体育也爱文娱,既学画又弹钢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跳的舞。谁也没想到4年前进园时哭哭啼啼的小女孩,竟练起“一字开”“八字开”,力度不够,就恳请爸爸用力握住,保持身体大腿在一条直线上,练功是很艰苦的,可她硬是挺过来了。幼儿园在商城大剧院举办毕业典礼时,在近千名观众面前,她不怕场,担任新疆舞“西域风情”的领舞。了解她底细的老师、家长无不赞叹地说:“小姑娘长大了……”

如今她刚上小学,成长的路还长着呢,但我想沐浴了浦江之水的“小海龟”,一定会游向蔚蓝色的大海。

警示千秋万代

陈钰鹏

